

近代留学教育先驱容闳

我很晚才知道中国近代史上有一个名叫容闳的人。1995年夏季，在中山大学的近代十八先贤广场上，我第一次见到了“容闳”这个陌生名字。他是谁，凭什么值得后人为其铸造铜像纪念？

1828年，容闳出生于广东香山县南屏村（今属珠海市香洲区）一个贫寒家庭，幼年时代，得益于偶然机会，他进入了为纪念美国传教士玛礼逊的功绩而在澳门开办的预备学堂学习西方文化知识。1846年，该校的教师勃朗回归美国，容闳与另外两个同学黄胜、黄宽赴美读书。容闳于1850年考入耶鲁大学，成为该校创办以来接收的第一位中国籍学生。四年后容闳毕业，获得文学学士学位，成为第一个受过完整美国教育并取得学位的中国人。1855年，容闳回到中国，投身于社会，开始为实现自己“谋全中国之幸福”的理想而奋斗。

容闳入世之后的种种言行，与他幼年接受过西式教育的影响是分不开的。或许是受这种站得高望得远的目光的影响，当他在求学中碰到经济方面的困扰时，由于他抱着为中国谋福利的心愿，所以，他拒绝以毕业后当传教士的条件而接受学校的资助，“他日竟学，无论何业，将择其最有益于中国者为之”（摘自容闳著作《西学东渐记》，下同），“盖人类有应尽之天职，决不能以食贫故，遽变宗旨也”。容闳在大学毕业前夕，便打算将自己所学知识，回国传授，“予意以为予之一身，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则当使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以西方之学术，灌输入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正是这种强烈的爱国情怀、社会责任感和矢志

不移的毅力，支撑着他始终追求自己的目标。

回国后，容闳担任过律师、翻译等职务，但因与他心目中的理想相去甚远，他先后辞退。1860年，容闳到南京对太平军进行实地考察，看看能否借助太平军实现自己的愿望。但是，在南京的所见所闻令他很失望。于是，容闳只得另外寻求一条启迪国民思想的道路。1861年，容闳托友人写引荐信给曾国藩。1863年，曾国藩让人回信给容闳，让他到安庆商谈怎样“设西式机器厂”事务。容闳认为这是一次难得的良机，有助于自己“留学计划”的实现，便赴安庆谒见曾国藩。

容闳的“留学计划”之所以能够实现，也得益于清代名臣、洋务派支持者丁日昌的鼎力帮助。1868年，当容闳与丁日昌提起“留学计划”时，拟下了留学事务的详细计划，说明选派学生出洋留学的目的在于为国家“储备人才”，得到了丁日昌的大力支持，留学计划由他转送曾国藩。

计划送到曾国藩手中时，刚好他回家奔丧，按中国官场礼制，需三年后方可回朝任职。这一意外变故对容闳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这意味着留学计划很可能变成泡影，“予得此消息，心意都灰”。

1870年，天津市民因仇视天主教，误传教徒残害被教会收养的中国孤儿，因此烧毁教堂，杀死不少教徒。容闳认为，中国人就是因为既迷信、顽固而又愚昧无知，才会发生天津暴乱，所以，他趁此机会向清政府力陈出洋留学计划的重要。在曾国藩、丁日昌这两位重要人物的帮助下，留学计划得以实现。

当容闳得知留学计划得到清政府的批准时，乐不可支，毕竟这是他立愿20年、回国16年后终于实现的人生理想。1872年夏季，包括詹天佑在内的首批学生30人远涉重洋，赴美国留学。接下来，按原计划，90名幼童分三批先后到美国留学。

留美期间，由容闳与翰林出身的陈兰彬任监督，共同负责幼童的一切事务。幼童在美国生活一段时间后，逐步适应了异国的生活，一些言行与陈兰彬发生冲突，容闳从中调解时，碰到学生的正当要求，便代为辩护。守旧的陈兰彬却认为容闳有意袒护学生。后来，陈兰彬调任驻美公使，其职位由他推荐的吴子登顶替。吴子登本是留学反对者，他向北京散布谣言，说容闳纵容学生言行散漫，不思学习，若再这样下去，学生都变成“洋鬼子”，对国家是有害的。曾国藩已于1871年逝世，那时留学事务已由

李鸿章担任。容闳得知吴子登在北京肆意造谣时，写信给李鸿章，述说吴子登对留学事业的破坏及陈兰彬办事胆小、贪功喜大等事实。

由于美国政府反对华人驻留美国，加上李鸿章对留学事业不大支持，1881年，120名留学生被迫中断学业，全部回国。清政府一声令下，容闳那“谋全中国之幸福”的梦想一夜之间破灭了。他20年来的梦想在一场政治风暴和守旧势力的反对声中被摧毁得支离破碎。

1912年4月21日，容闳带着终生的遗憾，在美国康州的哈特福德市（Hartford）逝世，他一生所做的一切都凝固成历史。

纵观容闳一生所走过的路，充满了悲剧色彩。他带着为中国谋幸福的梦想回国，为了使留学计划得以实现，他以实干家的精神，艰辛找寻通往理想之路，以百折不挠的信念奋斗终生。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容闳是一个成功者，他促使留学计划成功，为近代中国人打开了一扇通向世界的大门，以平视的角度去看待、认识世界。他的留学教育思想，已影响着此后一代代的中国青年和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使中国人能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学习海外其他民族的先进思想，深化并发展了中华民族博大的精神内涵。

中国近代第一次留学事业的夭折并未能阻止已睁开了第一只眼看世界的中国人，从那时起，不少优秀的中国青年到世界各地留学，并涌现出许多推动中国向前发展的杰出人才，如刘步蟾、严复、秋瑾、陈独秀、鲁迅、李大钊、胡适、梅贻琦、竺可桢、蔡元培、周恩来、邓小平、陈毅，等等。

在今天看来，出国留学不是一件难事，但是，一百多年前，容闳伟大之处就在于他能在那个时代，迈出开拓性的、划时代性的一步。在中山大学的近代十八先贤广场上，有容闳的一席之地，这说明了后世人们还记着他，毕竟，他几乎凭着个人的努力，历尽艰辛地创造出“幼童留美”的历史奇迹。

曾在《人民日报》当过记者的钱宁，在1989年去美国留学，他几经周折才找到容闳的墓地。当他向管理员询问起容闳时，对中国知之甚少的管理员却对中国籍的容闳还有一些印象，并告诉他，以前也有人来墓地询问过容闳的一些事迹。

其实，容闳并没有真正失败过，他打开的那扇门，至今仍开着，门里

门外，仍有他的身影，人们并没有因为时间的推移而忘记了这位伟大的近代留学教育先驱者的名字——容闳。

漫步马六甲古城

1405年，在一个别具纪念意义的日子里，明朝三保太监郑和率领庞大的远航西洋船队，乘风破浪，在满刺加王国的满刺加古城登陆。从此，这座古城与中国结下不解之缘。满刺加古城即今天马来西亚的马六甲。

2007年9月22日，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里，我到马六甲旅游。小时候，那个在我心里很遥远的南洋古城，如今展现在我眼前。身临其境，我心里想，是什么原因吸引着郑和七次下西洋，每次都要驻留马六甲，并在这里设立了“总部”？华裔导游带着我们游览了几个景点后，我才明白，这座古城存储着诸多与中华民族血脉息息相关的记忆。

第一个景点当属“荷兰红屋”。它坐落于马六甲河畔，是马六甲的标志性建筑，建于17世纪，是东南亚现存的最古老的荷兰式建筑物。300多年来一直是政府机关所在地，直至1980年才改为马六甲博物馆，藏有马来西亚、葡萄牙、荷兰和英国等国家的历史文物。之所以称之为“红屋”，是因为它的外墙全部刷成了红色。

红屋前面，有一座建于1904年的英国式维多利亚建筑风格的喷水池以及一座红色的大钟楼。它是19世纪当地一位华侨领袖陈金声的儿子陈明水捐建的，当时大多数家庭没有时钟，周围百姓只能依靠大钟报时。

经过旧城区前往红屋途中，路过几条狭长窄小的老街巷，两旁都是一幢幢骑楼，墙面纹饰、窗棂和阳台铁栏杆等，都具有欧式风格，而屋顶和屋檐则是中国式建筑风格。这些骑楼修葺一新，外观色彩斑斓。导游解释说，这是早期华人的祖屋，这类华人叫“峇峇、娘惹”，是最早移居马六甲的华人与当地异族妇女通婚所生的混血儿，男的称峇峇，女的称娘惹。他们的基本生活方式仍源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但又将马来民族的语言、服饰和饮食习惯等融入自己的日常生活，同时又受西方殖民文化的影响。这些老骑楼以前年久失修，后来政府为了保留这种特色文化，与屋主各出一半